

元遺山先生全集

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六

記

序引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視南服重
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爲吾州之大政今漆水
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卽以新倉爲事度材於山賦庸於
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於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
手於八年之四月文石旣具子爲我記之某以爲天下之
謀食者莫勞於農而莫不害於農農之力至於今極矣叱

牛而耕曝背而耘一人之勞不能給二人之食水旱霜雹
螟蝗蝥賊凡害於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
所輸皆創痍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
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兵而耕朝廷旰食宵
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於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
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
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啟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
之不恆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
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
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

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爲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惟公爲徐爲陝爲鳳翔爲京兆爲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於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爲堅整廣狹陋爲宏敞增卑溼爲爽塏導壅蔽爲開廓環以複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暎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於是乎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爲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

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爲縣難爲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於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勅率作興事必於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於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於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書書雋快如刃之發於劓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於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爲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爲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爲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爲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夫以天下銓綜之繫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后孰善孰惡孰

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脩官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朱侯之領右院也以爲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今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爲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於縣官

久之得故教授位於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爲民居罅漏衰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奧廚庫井廩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卽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於人勞其心者逸其身於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於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於其閒君子以爲不智可也故予樂爲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昭映一時厯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

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脩官元某記

創開滹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教官劉浚明之溪以滹水新渠記爲請曰滹水之源出於鴈門東山之三泉過繁峙遂爲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爲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汭朱氏而下凡三人焉汭朱正邨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爲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爲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於興造復以渠爲事開及

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於曖昧
甲乙鉤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爲諱承安中吾
里齊全羨率鄉曲大家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
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
傑鄉父兄弟欣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
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北邨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
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旣望合鄉人豫議洎執役者置
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驩呼動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
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爲立功立事必
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於人事者爲尤多曩余官西南

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攷之夫水在天壤閒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爲不平不爭爲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脗合彼己分利孰爲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

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於必成況創始於鄉社二三之議
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
艱大哉志乎唯強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堅也故能易天
下之難由是而充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蘆皆此物也
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鍾
投袂隨爲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
捐可居之食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旱
曠爲虐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爲焚炴暴巫禳禱
家之所誤搏手困窮咎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
流波沄沄淨潏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

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
倡而合眾力一善而兼萬夫暫勞而有亾窮之利若李侯
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
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
其閒無片邑無聚落無亾壟特沮洳之澤而已誠能引牧
馬之水以合三會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纔費
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
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
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
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詣登聞

鼓院自陳道陵從之豫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爲予言子游長安舍於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爲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爲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溪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爲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爲小隱能

定能應不爲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爲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乾沒氏之屬齋局以入市疊足以登壠斷利觜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曰鬻書以爲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爲廉以詩酒游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爲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爲子記之雖然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

都市藥不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
韓伯休耶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爲兒女子
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
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
也奚以此爲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爲之名耳非公
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
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祠
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蓋魏齊